

《皇舆全览图》测绘师 与西洋“守直人” ——清代宫廷德意志耶稣会士费隐 在华事迹述论^{*}

柯 卉

摘 要：德意志耶稣会士费隐于1706年入京，作为宫廷传教士直到去世。1709年，费隐以主力成员身份，参与康熙朝《皇舆全览图》测绘，合作完成多幅分省地图。1719年，费隐将最新中国地图寄往欧洲，时间或早于来华法国耶稣会士。得到皇帝认可的费隐在宫廷充任临时译员和临时顾问。承担宫廷事务的同时，费隐以西洋“守直人”的身份接待1732年到访北京“东堂”的朝鲜使臣，馈赠天主教书籍和特色物品，其身形容貌令朝鲜使臣印象深刻。考察中国地图西传史以及天主教东亚传播史，不应忽略德意志耶稣会士费隐的存在。

关键词：费隐； 德意志耶稣会士； 《皇舆全览图》； 朝鲜使臣

作者简介：浙江外国语学院 浙江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 特聘研究员
杭州 310023

中图分类号：K516；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71(2021)01-0134-18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文化域外传播百年史”(编号:17ZDA195)阶段性成果。

明清中西文化交流以天主教在华传播为契机开展，前期以耶稣会传教士的成就最为突出。来华德意志耶稣会士^①隶属葡萄牙耶稣会中国传教团，其中不乏声名显赫者。例如与中国学者王徵(1571—1644)合作完成《远西奇器图说》的邓玉函(Johannes Schreck, 1576—1630)；与顺治君臣交好的“通微(玄)教师”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1—1666)。相比较之下，本文的研究对象——出生于奥地利林茨的德意志耶稣会士弗雷德利神父(Xaverii Ernberti Fridelli/Xavier-Ehrenbert Fridelli, 1673—1743, 中文姓名费隐，字存诚)声名并不出众，国内学者对费隐的了解主要来自法国学者费赖之(Louis Pfister, 1833—1891)的扼要介绍。^②

目前最为深入的费隐研究出自奥地利学者阿尔弗雷德·泽里克(Alfred Zerlik, 1914—1986)的著作 *P. Xaver Ernbert Fridelli, Chinamissionar und Kartograph aus Linz* (《弗雷德利神父，来自林茨的中国传教士和地图测绘师》)^③。泽里克著作以钩沉费隐家族脉络及费隐早期生平为发端，研究重点有二：费隐在华主要事迹——康熙朝《皇輿全览图》实地测绘；^④费隐作为传教士在中国的表现，论证费隐并非 *Informatio pro veritate*，即《辨明耶稣会士受谤书》的作者。^⑤ 很可能是为了照顾欧洲读者的阅读体验，是书以较大篇幅回顾明末以来天主教在华传播的历

① 神圣罗马帝国时期，德意志地区邦国林立，并未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本文所称“德意志耶稣会士”是从文化语言角度进行的划定。来华“德意志耶稣会士”中有不少人出生于今天的奥地利、波兰、捷克、斯洛文尼亚，在此不一一举例。

② 费赖之所著来华耶稣会士列传中译本有两种。[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冯承钧译，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法]费赖之：《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1552—1773)》，梅乘骐、梅乘骏译，上海：天主教上海教区光启社，1997年版。

③ Alfred Zerlik, *P. Xaver Ernbert Fridelli, Chinamissionar und Kartograph aus Linz*, Schriftenreihe des Institutes für Landeskunde von Oberösterreich 14, Linz: Oberösterreichischer Landesverlag, 1962. 该著作计 68 页，配有 17 幅地图、21 幅插图。

④ 泽里克相关研究参考二手文献，主要有 Rudolf Klug, „P. Ernbert Fridelli S. J., Die Reichskarte des Kaisers Kanghi“ (鲁道夫·克鲁格：《弗雷德利神父与康熙皇帝的全国輿图》，未刊本，完成于 1953 年之前)；德国汉学家福华德(Walter Fuchs, 1902—1979, 又名福克斯、福克司)对清宫藏《皇輿全览图》的研究成果。

⑤ 泽里克分析认为该著作实际作者是来华德意志耶稣会士纪理安(Bernard-Kilian Stumpf, 1655—1720)。法国学者高第(Henri Cordier, 1849—1925)将这部著作归为费隐名下，参见[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 619—620 页，后人多袭此说。*Informatio pro veritate* 全名：*Informatio pro veritate contra iniquorum famam sparsam per Sinas cum calumniis Patrium S. J. et detriment Missionis comunicata Missionariis in Imperio Sinensi 1717*。泽里克译文：Eine Information für die Wahrheit gegen die in China ausgebreiteten feindseligen Gerüchte zur Verleumdung der Jesuiten und zum Schaden der Mission, gemeinsam erstellt von den Missionaren im Kaiserreich China im Jahre 1717(Zerlik, S. 43)。中译文：针对在华耶稣会士散布的恶意谣言，目的是诬蔑耶稣会士并损害传教事业，特此发布澄清事实真相的消息，1717 年中华帝国全体传教士的声明(本文作者)。

程,特别是“礼仪之争”的缘起和经过,对于康熙全国舆图的绘制过程和测绘方法也是不吝笔墨。虽然泽里克基本掌握费隐存世西文书信,但并未充分解读,特别是直接关涉费隐在华事迹的记述反倒显得单薄。

泽里克利用的原始材料主要有三类:林茨当地档案文献;耶稣会罗马档案馆(Archivar des Archivum Romanum S. J. Roma)保存的费隐拉丁文书信三封(1708年6月12日;1726年11月26日;1729年11月13日);18世纪耶稣会德文辑刊*Der Neue Welt-Bott*(《新世界信使》)收录费隐书信五份,其中一份由二封信件编辑而成。*Der Neue Welt-Bott* 共计40册,出版周期始于1726年,终于1761年,全名:*Der Neue Welt-Bott mit allerhand Nachrichten dern Missionarium Soc. Jesu. Allerhand so Lehr- als Geist-reiche Brief, Schriften und Reis-Beschreibungen, welche (meistens) von denen Missionariis der Gesellschaft JESU aus Beyden Indien und andern über Meer gelegenen Ländern*(《新世界信使:耶稣会提供的各类信息——包罗万象的书信、文稿、游记,(大部分)出自两个印度和其他海外国度的耶稣会传教士之手,不仅增长见识,且妙趣横生》)。^①此外,泽里克不谙中文,费隐参与舆图绘制的中文文献记载以及雍正年间朝鲜燕行使臣记述与费隐在北京天主堂的晤面,因而被忽略。本文以前述中西文史料及研究成果为基础,将研究时段收缩到费隐启程来华之后,考察费隐作为服务康雍乾三朝的宫廷西洋人及在华天主教传教团队成员的重点事迹,探求康雍乾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实况以及天主教借道中国东传朝鲜的早期进程。^②

一、奔赴东方

1673年3月11日,弗雷德利出生于林茨(Linz),在当地的耶稣会中学接受教

^① 该辑刊持续出版,有多名编撰者。编撰者及卷册信息如下:Joseph Stöcklein, Vol. 1 - 24, Augsburg & Grätz; Verlag Philips / Martins / und Joh. Veith seel. Erben / Buchhändlern, 1726—1736; Petro Probst, Vol. 25 - 28, Wien; Leopold Johann Kailwoda, 1748; Francisco Keller, Vol. 29 - 36, Wien; Leopold Johann Kaliwoda 1755—1758; Francisco Socher, Vol. 37 - 38, Wien; Leopold Johann Kaliwoda, 1761。该辑刊中译名另有:《威尔特——博特》,参见[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新世界信息》,参见[捷克]严嘉乐:《中国来信 1716—1735》,丛林、李梅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新世界报告》,参见[斯洛文]米加主编:《斯洛文尼亚在中国的文化使者——刘松龄》,朱晓珂、褚龙飞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15年版。“Bott”英文释义为“messenger”,中文释义“邮递员、信使、送信人”,译成“信使”为妥。

^② 关于康雍乾三帝与宫廷西洋传教士的接触,后世研究著作丰富。康雍乾三帝对待西洋远人的技术才能及其所奉宗教的态度,可参看吴伯娅:《康雍乾三帝与西学东渐》,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版。费隐与朝鲜来华使臣的直接接触,一般作为早期朝鲜西学及天主教传播的例证被引用,并不以费隐为研究重点,例如黄时鉴:《朝鲜燕行录所记的北京天主堂》,北京大学韩国研究中心编:《韩国学论文集》,第8辑,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第152—167页;杨雨蕾:《朝鲜燕行使臣与西方传教士交往考述》,载《世界历史》,2006年第5期,第126—131页。